

浮漂

Ⅰ 九龙学校八(4)班 严若函

父亲又在调试他的新浮漂了。我趴在书桌上写作业，余光瞥见他坐在阳台的小马扎上。他戴着那副总是滑到鼻尖的老花镜，眉头微蹙，右手捏着一枚枣核大小的浮漂，左手握着细砂纸，正小心翼翼地打磨着漂尾。

“又买新浮漂了？”我咬着笔帽问。

父亲头也不抬，嘴角却扬起熟悉的弧度：“厂家新出的纳米材质，灵敏度比普通漂高三成。”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怕惊动了什么。我看见他的食指指腹上沾着一点502胶水，在阳光下泛着亮光。砂纸摩擦浮漂的“沙沙”声持续了很久。父亲时而把浮漂举到眼前端详，时而用指甲轻轻弹一下漂身，侧耳听着发出的声响。他的白衬衫袖口沾了些许漂尾的荧光漆，在暮色中泛着淡淡的绿光。“来，丫头，帮爸爸看看。”他突然招手叫我。我凑过去，他递来那枚浮漂：“你眼神好，看看漆面有没有气泡。”

我捏着浮漂对着灯光转动。浮漂上红黑相间的刻度在夕阳下格外清晰，漂尾的荧光绿像一颗小小的翡翠。

“完美。”我说。

父亲笑了，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。他接过浮漂，从工具箱里取出一卷极细的鱼线，开始绑钩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却异常精准，鱼线在指间缠绕出漂亮的结。

“明天带你去试漂？”他突然说，“东郊新开的那片野塘，听说能出大鲫鱼。”

我点点头，看着他继续低头忙活。阳台上的光线越来越暗，父亲的轮廓渐渐模糊，只有那枚浮漂在他手中偶尔反射出一丁点微光。楼下传来邻居家炒菜的声响，飘来一阵葱花爆锅的香气。在这个普通的傍晚，父亲专注的神情，他指间那枚小小的浮漂，还有空气中若有若无的502胶水的气味，都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心。就像他每次在河边垂钓时，浮漂稳稳立在水面的那种安定。

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十四年来，他就像一枚最灵敏的浮漂，时刻感知着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波动。当我像小鱼一样莽撞地游向危险时，他总是第一个察觉到异样；当我像浮漂一样在水面轻轻颤动时，他总能读懂我心底最细微的情绪。那些他亲手打磨的浮漂，那些他耐心绑好的鱼钩，那些他悄悄放在我书包里的新文具，都是他无声的爱意。

父亲的爱从来不是惊涛骇浪，而是像浮漂下的暗流，温柔而坚定地托举着我。他教会我的不仅是调漂的技巧，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——要像浮漂一样，既能敏锐地感知水流的细微变化，又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位置。在这个夕阳西下的傍晚，我突然明白，父亲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，不是那些精美的鱼具，而是他用十四年时光编织成的这份沉静而深厚的爱。

铁盒里的成长密码

Ⅰ 长岭中学九(2)班 蔡宸宸

记忆的长廊里，总有些声音像刀刻般深刻。每当雨季来临，我总会想起那声清脆的“咔嚓”，它藏着一段让我蜕变的往事。

那个黄昏，窗外的梧桐树在风中簌簌作响。父亲坐在藤椅上，手中的铁盒泛着幽光。我攥着满分试卷的手沁出冷汗，这是他戒烟三个月来第一次主动找我谈话。黑云压城的闷仄中，他摩挲着铁盒边缘的手背上青筋凸起。我低头盯着自己的球鞋，那是上周逃课买的限量款。“知道我为什么戒烟吗？”父亲突然开口，指尖拂过铁盒锁扣，发出细微的摩擦声。

那年我刚上四年级，沉溺于电子游戏不能自拔。有班主任打电话来，说我连续三天在课堂上睡觉。父亲没有责骂，只是默默掏出那个铁盒。“这是我第三次戒烟。”他打开盒盖，里面躺着半截被捏扁的雪茄。金属碰撞声里，他把我的游戏机轻轻放了进去：“我们一起戒，好吗？”

铁盒锁舌扣合的瞬间，我听见清脆的“咔嚓”声。父亲戒烟时的颤抖指尖，我写作业时的烦躁抓笔，都在这声音里沉淀。三个月后，当我们再次打开铁盒，游戏机屏幕蒙着灰尘，雪茄早已褪成暗褐色。

此刻，父亲的铁盒在暮色中闪着温润的光。我打开盒盖，多年前的游戏机与父亲的戒烟徽章静静躺着。锁扣闭合的声音依然清脆，却多了岁月的醇厚。这个声音教会我：真正的成长不是压制欲望，而是学会与诱惑共处。就像父亲把戒烟徽章和游戏机放在一起，告诉我克制不是否定，而是用更珍贵的东西替代。如今我在手机里设置了专注模式，每当想刷短视频时，那个“咔嚓”声就会在耳畔响起，提醒我守护心中的铁盒。

那个铁盒始终提醒着：唯有懂得取舍的人，才能在岁月长河中打捞起真正的宝藏。

记忆中的父亲

Ⅰ 市三中九龙湖校区八(1)班 郑铭豪

父爱是一阕浸润心灵的辞章，读懂了它，你就读懂了人生的温柔与力量。

——题记

记忆里的父亲，浑身都是让我踏实的烟火气。那年冬天，我跟树袋熊似的扒在父亲肩头，任他咋晃悠，我就是不挪窝。他脖子上的红印子慢慢爬开，嘴里喘着粗气。爬楼梯时，他步子迈得歪歪扭扭，走调的儿歌顺着哈出的白汽飘出来。我把脸埋在他的棉袄里，手往他右边口袋里钻着取暖。他的胡茬儿跟小刺儿似的，冷不丁就蹭我脸，痒得我“咯咯”笑。我伸手去挠他的耳朵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你这大马咋还扎人哪！快跑快跑！”他被扯得直咧嘴，脚下倒跑得更欢了，楼梯间回荡着我俩的笑骂声。

上幼儿园后，每天最盼放学铃响！父亲那辆“老凤凰”自行车前梁上用旧棉裤腿缝成的鹅黄坐垫，就是我的“专座”。下雨天，他弓着背，后背的雨衣鼓得像小帐篷，我缩在里头，听着雨水“噼里啪啦”砸在雨衣上。他的裤脚全湿透了，水珠顺着裤管往下滴，他却把唯一的干雨衣往我身上裹。车龙头上的惊喜不断：有时是小卖部门口赊来的牛奶糖，糖纸都皱巴巴的；有时是菜场口刚出炉的桃酥，碎渣子掉一路，他还紧着往我兜里塞，说：“趁热吃，凉了噎得慌。”

有回做噩梦，梦里黑得像墨汁，我在里头慌不择路地跑，脚都软得打飘。正哭咧咧时，一只粗糙的手抓住我，带着机油味的声音骂骂咧咧：“哭啥？你爸在这儿呢！”我摸到他手上的茧子，跟小石子似的，心一下就踏实了，攥着那手死不散开，就这么跟着他，一步一步往亮堂处走……

虽然现在想起来发觉真的无厘头，但我对他这种彻底的信任，却是真真切切的。他虽会同我抢零食吃，如同小孩子般，但终究是我的依靠。

父亲啊，我咋写得出的你好？你给的爱，是菜市场的烟火气，是棉袄上的烟草味，是永远暖烘烘的衣兜。这些零碎又滚烫的日子拼起来，就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。



方圆之间

Ⅰ 存志外国语学校八(3)班 陈茗媛

最深沉的爱，在父亲的方圆之间流转，如星河倾泻，照亮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——题记

我的父亲，是个如草芥般平凡的小人物。父亲任职于镇上一家毫不起眼的工厂，每日的生活便是与冰冷的机器、琐碎的零件相伴。他身材并不高大，背还微微有些驼，像是被生活的重担一点点压弯的。他的眼角爬满了如蛛网般细密的皱纹，每一道纹路都记录着岁月的沧桑。那一双粗糙的手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，如同干裂的树皮，这是长期与繁重劳作抗争留下的印记。

在我眼中，父亲是个极“方”的人，方得如同一块坚硬的磐石。厂里时常会出现小零件不翼而飞的情况，有些工人贪图方便，偷偷从仓库顺手拿几个回去备用，觉得这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小事。可父亲却截然不同，他有着的原则，从不会有丝毫动摇。有一回，他敏锐地发现同事从仓库多拿了几个螺丝，眼神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他毫不犹豫地走到同事身旁，轻声却坚定地劝同事还回去。同事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，不屑地说：“就几个螺丝，能值几个钱，你别多管闲事。”父亲却立刻板起脸，目光如炬地直视着同事，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不是螺丝的事，是心里的秤不能歪。”那一刻，父亲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，仿佛在向世界宣告他的坚守。最终，螺丝还了回去，但从那以后，厂里人背地里对父亲指指点点，

说他迂腐、死脑筋。父亲却只是将工具箱擦得更亮，仿佛那些话语不过是落在铁器上的尘埃，一拂即去。

然而，父亲又有“圆”的一面，圆得如同柔和皎洁的月亮光晕，给人无尽的温暖与慰藉。村里有位孤寡老人，生活困苦不堪。逢年过节，父亲总会在夜色的掩护下，悄悄送去一些生活用品。正值隆冬，寒风肆虐，万物显得落寞而萧条。寒风如刀割般划过脸颊，父亲裹紧棉袄，怀里揣着刚买的香甜糕点，生怕被风吹凉。老人颤巍巍地捧出积蓄，父亲却将他的手轻轻推回：“您留着，日子还长，您好好生活就行。”老人去世后，他的远房亲戚来处理遗物，怀疑父亲曾占过老人的便宜，说了一些难听的话。我气不过，想要争辩，父亲却拦住了我，淡淡地说：“我已经和他们详细解释过了，没必要和他们计较。”他的眼神平静而温和，驱散了我心中的愤怒。他的“圆”，是一种宽容与豁达，是不与人争一时长短，是用善良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，如同春日里细小的雨丝，悄无声息地滋润着被寒冬侵蚀的大地。父亲常说：“做人就像画圆，要有圆心，那是原则；也要有圆周，那是包容。”

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这“方圆之道”。我的父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没有振聋发聩的豪言，只是在平凡的生活里，践行着质朴却深刻的道理。尘世中，他虽如尘埃般渺小，却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他的精彩，教给我受用一生的智慧。

最动人的诗

Ⅰ 松门镇中学八(3)班 李承轩

儿时的记忆里，父亲的身影总是模糊而又遥远。他忙于奔波，很少有时间陪伴我。每当小伙伴们好奇地问起关于父亲的事情，我总是含糊其词，不知该如何作答。然而，有一个画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：父亲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个诗人，我也常常看到他在一本厚厚的书上专注地“写诗”。

时光流转，我渐渐长大，明白了现实的真相。父亲怎么可能是诗人呢？毕竟真正的诗人，不会整日在工地与公司之间忙碌奔波。十几年的时光匆匆而过，或许父亲自己都早已忘却曾经说过的话，他依旧很少有时间陪伴我。

直到那一次，父亲去参加一场酒局，破天荒地带上了我。我们抵达时已有些迟，父亲没有丝毫犹豫，迅速倒满一杯啤酒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紧接着是第二杯、第三杯。他脸上堆满了笑意，口中不停地说着道歉的话语。我虽年纪小，但也能看出，这是一单对他至关重要的生意。

酒局上，客户们的交谈围绕着生意展开，那些术语我似懂非懂，却能明显感觉到，客户们都爱喝酒，而父亲若能在酒桌上让他们尽兴，这单生意便有了着落。于是，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再次拿起酒瓶，往塑料杯里倒水般地灌着酒。父亲其实并不善饮酒，才喝了两瓶，脸就已经泛出了异样的红。我满心担忧，想劝父亲少喝点，可因为平日里与他交流甚少，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返程途中，我与父亲坐在车后座，代驾专注地开着车。我静静地看向父亲，只见他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脸上的潮红如火烧云般浓烈，头顶本就稀疏的白发此刻似乎更白了，眼角的皱纹也仿佛更深了，每一道纹路里都写满了生活的沧桑。好在，这笔生意最终成了。

回到家中，父亲已是神志不清，他摸索着拿出一本书，随意地翻看着。恍惚中，他喃喃自语，说这本书里全是他写的诗。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，洒在书页上，我好奇地凑过去，看到的却是白纸上密密麻麻的表格，上面记录着年份、月份、日期，还有收入与支出——原来这是一本账本。账本上新旧污渍交织，不知是父亲手上的汗水，还是他默默落下的泪。

曾经，我一度认为父亲不是一个好榜样，他似乎从未展现过值得我学习的品质；也不是一个好老师，从未有过让我铭记于心的言传身教；更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，他所谓的诗甚至从未被人知晓，或许根本就未曾写过。

但此刻，我却深深领悟到，没人能否认他是一个好父亲。尽管他陪伴我的时间少之又少，也未曾给我太多引导，可他愿意为了我，为了这个家，拼尽全力去做任何事情。他用自己的坚韧、担当和默默付出，书写着一首饱含深情的诗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抱怨缺少父亲的陪伴。因为我明白，他已然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，教会我面对生活的责任与担当。我会努力成长，在心中种下一颗种子，用汗水与努力浇灌，终有一天，绽放出比他更绚烂的花朵，写出比他更好的诗。

我家的“双面”父亲

Ⅰ 市三中九龙湖校区八(2)班 武圣茜

父亲在家庭中肩负的责任向来不轻。但在我家，父亲却常常“不像”父亲——他更像是我的同窗好友、人生导师，更是我成长路上不离不弃的陪伴者。

单看外表，你或许会被他“骗”了：高高瘦瘦的身影，举手投足间透着严肃，目光里沉淀着岁月的痕迹，颇有几分威严。可妈妈总笑他：“在你面前啊，他哪有一点儿正经样子！”确实，父亲是我家的“开心果”，整天嘻嘻哈哈，像个爱讲笑话的朋友。记得有次我因成绩不佳而沮丧，他没有责备，反而往沙发上一躺，绘声绘色地讲起笑话：“从前有位学者，最爱形象化教学。一次给学生解释‘此乃户也’，怕学生不懂，便亲自躺下示范：‘此——乃——户——也！’”他惟妙惟肖的模仿，瞬间逗得我破涕为笑，烦恼烟消云散，真应了那句“笑一笑，十年少”。

不过，父亲一旦严肃起来，便立刻化身一位“老学究”。他政治学得或许不算顶尖，但讲起人生道理却是一套又一套，仿佛永远说不完：饭桌上讲，辅导功课时讲，临睡前讲，就连送我去学校那短短的十几分钟也绝不“放过”。话题从学习态度、分担家务到如何善用网络时间，无所不包。讲到激动处，还会配上手势，常让我在“沉默中震耳欲聋”。有时我想，他若去参加辩论赛，定能舌战群儒。虽时有“吐槽”，但这些谆谆教诲，却是我身处低谷时最坚实的依靠。少了它们，生活反而像缺了什么，叫人不太自在。

父亲幽默的背后，藏着一份不动声色的担当。一路走来，父亲的陪伴更是浸润在点滴日常里。刻满风霜的皱纹里，盛满了我年少的喜怒哀乐；风雨无阻的每日接送，是无声的守护；当我交友遇挫，他给予温暖的安慰；面对亲戚的唠叨，他教会我理解背后的另一种关爱。他既顾外又顾内，从未让我因家庭琐事忧愁过。

父亲的幽默，如黑夜中绚烂的烟火，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；他的严肃，则如茫茫大海中指引航向的灯塔，坚定而温暖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那些“讲不完”的道理，无声地铺就着我成长的基石。他的乐观教会我笑对挫折，他的坚韧让我读懂了责任的分量。如今的我，何以不惧山高路远？只因心中早已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高山——那便是父亲用爱、智慧与陪伴铸就的模样。

有父如此，何其幸福！

沉默，是父爱的“藏头诗”

Ⅰ 温中实验学校八(1)班 吴高洋

充满了鼓励和期待，仿佛在说：“加油，你可以的！”这无声的鼓励给了我莫大的力量，让我咬牙坚持到了终点。冲过终点线后，父亲走过来，默默地递给我一瓶水和一条毛巾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这个简单的动作，胜过千言万语的夸奖，让我感受到满满的成就感。

书桌旁的温暖

今年初三，学习压力特别大。每天晚上，我都要在书桌前学习到很晚。父亲总会搬一把椅子，静静地坐在我旁边。父亲总会看书，有时在批改文件，但从不打扰我。那份无声的陪伴，像一盏温暖的灯，驱散了我学习中的孤寂与焦虑。每当我学习累了，他就会适时地放下一杯热牛奶或一盘切好的水果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急得直跺脚。父亲放下手中的书，走过来看了看题目，然后拿起草稿纸，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，一步一步地引导我思考。他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，而是耐心地帮我理清思路。当我终于解出这道题时，抬头看到父亲眼中欣慰的笑意，心里顿时充满了温暖和力量。

如今我终于懂得，父亲的爱无需华辞藻来表达。它像春雨般“润物细无声”，藏在每个细节里。他的沉默不是疏离，而是用行动书写的更深层的爱。这座“沉默的山”，永远是我最坚实的依靠。带着这份力量，我将勇敢地走向未来的旅途。